

文章编号: 1673-0453(2005)01-0081-04

关于英语中《圣经》词汇的泛化及其汉译

蓝红军

(江苏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摘要: 英语《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不少关于人物、地点、事物的名称泛化产生了普通用法和意义,从而大大丰富了英语的表现力。对于英语中这些有关《圣经》的词汇的真正理解和适当的翻译必须基于对《圣经》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本文归纳了《圣经》词汇泛化的表现并讨论了其汉译的方法。

关键词: 圣经; 词汇; 泛化;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语言中的词汇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我国著名语言学家陈原(1980)曾指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1] 英语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词汇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之一。它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语言,而《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基督教相信其中记述的全部都是上帝的启示和永恒的真理,是人们信仰的总纲和处世的规范。《圣经》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影响深远,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更是西方文化的支柱,因此英语词汇深深浸透着《圣经》文化的影响。

一、《圣经》词汇的泛化

从1382年威克利夫(Wyclifite)第一次完整地英译《圣经》开始,《圣经》对英语文化和语言的影响已有600多年了^[2],《圣经》中大量的词汇已成为人们语言的一部分,它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反映在精神文化的产品中,如文艺作品、商业广告等。澳大利亚电视剧 *Return to Eden*(《重返伊甸园》),美国影片 *The Silent Lamb*(《沉默的羔羊》),两部作品的名称都源于《圣经》。

词汇是“语言中最不稳定的要素”^[3],词汇的形式和内容都在不断地变化。“泛化是词汇意义最常见的变化”^[3]。词汇的泛化是指词汇的意义

和使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通名词的使用。

《圣经》词汇中不少关于人神鬼怪、地点、事物名称等的专有名词泛化产生了普通用法和意义,派生、转换出其他的词,或以自己为中心构成习语。如:Adam 亚当,引申指人类原始的罪恶本性。《旧约·创世纪》载,亚当是上帝创造出来的第一个人,被安置在伊甸园(Eden)管理园子,后来因为和夏娃一起偷吃禁果被逐出乐园。因此,Adam 也被用来指“人类的始祖”,并派生出 Adamite(裸体主义者),adamitic(裸体主义的),preadamite(生活于亚当以前的人),preadamitic(亚当以前的);基于 Adam 这个词还形成了许多习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Adam's apple(喉结),Adam's profession(园艺),Old Adam(本性之恶),not know sb from Adam(完全不认识某人)^[4]等。

(一) 泛化的人物名称

《圣经》中人物众多,个性鲜明,经过人们长期传诵和引用,这些人物成了某一类人物的代表,从而泛化成具有特定的形象和含义的普通名词。

作为基督教经典,《圣经》中有关对神人的敬畏、信奉、拜祭等的描述最能震撼教徒,在他们的心灵打下深深的烙印,因而具体的神的名称非常容易泛化。如:Jesus 耶稣,泛化用于①指上帝理

收稿日期: 2004-11-26

作者简介: 蓝红军(1971-),男,瑶族,湖南炎陵人,江苏科技大学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念的最高肉体化身;② 用作感叹;③ 用作指狂热宣讲基督教的人或事。派生了 Jesuit(耶稣会成员、弄虚作假的人), Jesuitic(狡猾的、诡辩的), Jesuitism, Jesuitry(狡诈、阴险、诡辩), Jesuitize(使加入耶稣会)等词语。构成了 Jesus boots(军用凉鞋), Jesus freak(耶稣迷), Jesus people(耶稣子民), Jesus nut(直升机主桨叶螺母), Jesus shop(耶稣商店), beat/knock the Jesus out of sb.(打得某人屁滚尿流), by Jesus(天哪)等^[5]习惯表达。

其次,《圣经》又是伦理道德的准则,读者对其中的义人、恶人自然格外关注,以便规范自己的言行,所以他们的名称也易于泛化。

如 Judas 犹大,出自《新约·约翰福音》,是叛徒、出卖朋友的人的代名词。Judas 是如此臭名昭著,因此与之有关的习语得以广泛的运用:Judas-colored(红色的,象征叛逆,因为犹大红发红髯), Judas ear(黑木耳,长在犹大自缢树上的菌), Judas goat(引领走向死亡的头羊), Judas hole/window(门上的窥视孔、窥视窗), Judas kiss(犹大之吻,口蜜腹剑的行为), Judas tree(南欧紫荆,相传为犹大自缢之树)^[6]。

另外在科技不发达的时期人们对妖魔鬼怪既害怕又好奇,印象很深刻,因此不由自主地把其他的东西和他们联系起来并运用到语言中去。

如: Devil 恶魔,也指邪恶、狠毒、残暴之徒。Devil 可转意为能干的人;精力充沛的人;任性的人;淘气鬼等。Devil 甚至还可转化为动词使用,表示:折磨;戏弄,或虐待。由此产生了 bedevil(迷倒、折磨、使狂乱、弄糟), devilish(恶魔似的、淘气的、极大的), devilment(恶行、怪现象), devilry(邪恶、魔法、恶作剧), devil-box(鬼精灵匣、计算机), devil-may-care(肆无忌惮的), she-devil(女魔)等词。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进退维谷), the devil looks after his own(小人行运), the devil take the hindmost(要鬼抓不到,抢在人前逃), the devil makes work for idle hands(闲则生是非), give the devil his due(不管好人坏人,都要公平对待;平心而论), speak of the devil(说到某人,某人就到)^{[7](P394)}, 这些习语更是人们所熟知熟用的。

(二) 泛化的地点名称

英语《圣经》中得以泛化的地名多为城市、耶稣蒙难之地、犹太人的圣地等,从深层次来看,这种词汇的泛化是西方人们伦理观念的反映,是《圣经》故

事和耶稣在英语国家,乃至整个西方的影响的体现。《圣经》地名的泛化多是借代、词义扩大和词义转移。

如: Armageddon 哈米吉多顿,在《圣经·启示录》中是世界末日一场关乎人类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决战的战场。人们现在用它来指大决战,或国与国之间打战的地点^{[7](P64)}。

Babel 巴比(城),《旧约·创世纪》记载,洪水之后,诺亚的后代东迁至示拿地时,拟在巴比建造通天塔。上帝对他们的异想天开甚为恼怒,便变乱人们的语言,形成交流障碍而无法合作,巴比塔因此没能建成。英语中,人们用 Babel 泛化出① 嘈杂、混乱,② 嘈杂混乱的地方,③ 高耸的建筑,④ 空想的计划^[8]。如: a perfect Babel(喧哗、混乱)。著名的翻译理论家 George Steiner 的名作 *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便引自《圣经》,表达了人们渴望进入翻译的理想境界。

Jericho 耶利哥,西亚死海以北的古城。据《旧约·撒母耳记》记载,以色列国王大卫的使者被亚扪新国王哈嫩把胡须剃掉一半,无脸见人,大卫告之住在耶利哥,等胡须长长后再回来。现在 Jericho 成了“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流放地或隐居处”的戏语。如: Go to Jericho! (去你的!滚远点!), From Jericho to June(相距遥远), He has been to Jericho(他烂醉了)。

(三) 泛化的事物名称

英语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熟读《圣经》,《圣经》中的具体事物名称和《圣经》中的人名与地名一样,也被泛化使用。其中泛化程度高的当属《圣经》书卷名。

Bible《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常见的例子。它本只是指基督教《圣经》或犹太教《圣经》,但现在被用来泛称《圣经》的文本,经典或权威之作,并具有动词的用法。Biblical(《圣经》的), unbiblical(非《圣经》的), Biblicism(拘泥于《圣经》文句的圣经主义), Biblicist(《圣经》学者、《圣经》通), bibliolater(《圣经》崇拜者), bibliolatory(《圣经》崇拜), bibliography(文献、索引), bibliomancy(《圣经》占卜), Bible-backed(驼背的), Bible-bashing(《圣经》的狂热宣讲), Bible-punching(恪守《圣经》教诲), Bible-carrier(伪君子), Bible oath(庄严的宣誓), Bible paper(词典纸)等词语都由 Bible 而来。

Apocalypse,《圣经》中最后一卷《启示录》,记录

圣约翰关于世界末日的启示。这个《圣经》专用名词被引申为(1)启示文学作品,(2)具有类似《圣经》中重大意义的事件或大动乱。它派生出 apocalyptic(有启示的、预示大动乱或大灾变的、最终的),apocalyptically(有启示地),apocalyptician(预言大难的人),apocalypticism(启示论),apocalypticist(启示文学作者、《启示录》批注者)等词。

另如:Jubilate《欢呼颂》,是钦定版《圣经》诗篇第一百篇,指复活节后的第三个星期日,现词义扩大泛指欢乐歌;欢呼。Jubilant(欢欣的、欢乐的),jubilate(欢庆、欢腾),jubilation(庆祝活动),jubilee(周年纪念)等已经成了人们常用的词语。

二、泛化的《圣经》词汇的理解和翻译

词汇在历史和时代的演变中总是不断地变化,源于《圣经》的词汇却因基督教文化的深入人心而“具有极大的稳固性”^{[8](P371)},几个世纪以来始终广泛用于英语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于没有这种宗教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来说,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常常会遇到障碍,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常产生误译。因此,英语学习者和工作者必须加强文化意识,深入了解这些词汇所具有的《圣经》色彩。只有结合其背景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才能真正理解体会和欣赏《圣经》词汇。

(一) 泛化的《圣经》词汇的正确理解

英语中常会出现一些表面上不难理解的词汇,实际上是由《圣经》中的表达泛化而来,蕴涵了《圣经》文化,如果缺乏对《圣经》的了解,很容易望文生义。

例如:End of the World,中国人很容易联想为大难临头、世界毁灭的恐怖时光。然而对西方人来说,它并无恐怖之意。而是指伸张正义的时刻。“世界末日”之说是基督教基本教义之一。表示现世最后终结,所有人都将接受上帝的宣判: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魔鬼入火湖。所以英语中的End of the World如同我们终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意,与“灾难”毫无共同之处。

又如:at the eleventh hour,如果不顾它的文化含义,很可能被误解为“在十一点钟的时候”。该短语出自《新约·马太福音》,说的是最后才来只干了一个钟头活的人却也得到和干了一整天的人一样多的钱。所以 The bill was about to be defeated,

but at the eleventh hour enough votes were found to pass it. 应译成:提案差点被否决了,但在最后又获得足够票数通过了。

我们在学习英语过程中所遇到的外来宗教文化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与之相对的是在我国影响极其深远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共性,但差异也颇大。翻译时很容易以自己的文化去体验这些《圣经》词语,而落入“陷阱”。

比如:change one's skin,《圣经》中的原句是:Can the Ethiopian change his skin or the leopard his spots?(Jeremiah 13: 23)根据佛教文化,事物外在的表皮称为“相”,是可识别和改变的;事物内在的本质为“性”,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将上述表达理解为“变相”正好与其“改变本性”的意义相反。

(二) 泛化的《圣经》词汇的翻译

语言与宗教文化是互相渗透和融合的,我们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大量的源于《圣经》的词语。在正确地理解了英语中《圣经》词汇的意义的同时,怎样传译其文化特色,确保翻译的“信”与“达”便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 直译《圣经》语言以保留文化特色

英语中负载着《圣经》信息的语言反映了英语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长期积淀的价值观念,采用直译法,保留其原有的文化色彩,有利于英汉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丰富译文语言的表达力。

如:Falstaff: I am as poor as Job, my lord, but not so patient. (W. Shakespeare, *Henry, IV*)^[9]

福斯坦夫:我是像约伯一样的穷人,大人,可是我没有他那样的好耐性。

《圣经·约伯记》载,约伯是一位虔诚的义人,饱经磨难,对上帝的信仰也不改变。莎翁的语言活现出福斯坦夫泼皮无赖而又伶牙俐齿的形象。翻译中既保留了《圣经》文化,又自然易懂。

2. 意译《圣经》语言以信于原义

某些表达由于文化背景大相径庭,译语读者无法从直译中体会其文化的蕴义,反倒不知所云。这种情况宜于意译。

如:He saw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for the British car industry several years ago.

如果译为“他早在几年前就为英国汽车工业看到了墙上的字”,就会是一个死译。

“writing on the wall”不是指普通的“墙上的字”,而用来指“灾祸的预兆”。《旧约·但以理书》

中讲到一个小故事:巴比伦王大宴群臣时,突然一只人手现出在墙上写字,但以理解释墙上的字说巴比伦国末日已到。因而“他早在几年前就预见到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危机”是好而明确的译法。

3. 谨慎采用“形象替换”翻译《圣经》词汇

在英汉翻译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汉语中也有相似的表达方式,采用形象的替换能使译文可读性更强。

如: The danger is certainly a lion in the path, you can go ahead or turn back. Which will you do?

译文:这危险当然是拦路虎,你可以勇往直前,也可以往后退缩,你准备怎么办?

句中“a lion in the path”出自《旧约·箴言》“The slothful man saith, there is a lion in the way; a lion is in the street.”这一短语常表示“想象中的困难或障碍”,经过泛化使用之后,其词义有所变化,我国出版的《新英汉词典》释为“拦路虎”,这更符合汉语读者的表达习惯,而意思不变。但这样的形象替换必须谨慎使用,不宜过度,否则传达文化的目的实现不了。

如: bear one's cross 背十字架、忍受苦难,出自《新约·马太福音》。如果将之译成“忍辱负重”则与原文化相去甚远。根据基督教教义,跟随基督耶稣,必须承受苦难。而“忍辱”是佛规的六种修行之一。两种表达仅形似而已,不加考虑的换用,带来的并非忠实的译文。

三、结 语

作为西方文化的支柱,《圣经》文化深深地影

响这着英语的发展,对英语中的《圣经》文化进行考察和分析,对于英语的学习和汉英交流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毫无疑问,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活动。要真正做到掌握一门跨文化语言,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知识。适当地翻译英语中有关《圣经》的词汇,必须基于对《圣经》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懂得其来源,泛化的过程,和与汉语文化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 转引自杨平“词汇的社会文化特性”[A]. 吴有富. 国俗语义研究[C].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103
- [2] 裘克安. 英语与英国文化[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80.
- [3] 张维友. 英语词汇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144
- [4] 平 洪, 张国扬. 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114.
- [5] 廖光蓉. 英译《圣经》对英语的影响[A]. 蒋坚松, 蒋洪新. 三湘译论[C].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91.
- [6] 廖光蓉. 圣经与英语语言文化[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62.
- [7] 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 1994, 394.
- [8] 曹 青. 宗教文化与翻译[A].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370.
- [9] 转引自包惠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268.

About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Bible Words and their Translation

LAN Hong-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Jiangsu 212003, China)

Abstract: The Bible plays an immeasurab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proper nouns in the Bible enriches the English language a lot. The true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words should be based upon a sufficient knowledge about the Bible culture. The paper gives a present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Bible words are generalized, and discusses the methods of their translation.

Key words: Bible; words; generalization; translation

(责任编辑: 邵仁蔚)